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三十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04524700

卷三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舊名改得願家世徽州婺源縣濂溪之上博學
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圖數一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季其姪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自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讀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而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子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諸淵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不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草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者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愛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攷穆脩而來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季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嘗疑之及得此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202 ^一九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洋圖書
新刊性理大全第三十卷

性理二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

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之克峻克巖揚食我始生其入知必滅若教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

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

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

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

不可不加澄治之功

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

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集覽后稷之克岐克嶷詩大雅敬初生武篇克岐克嶷注岐嶷峻茂之狀人知其必滅若教氏左傳文十七年楚子良生越子文曰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教之宗穆曰狼子野心其可畜乎叔何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左傳昭王八年夏六月晉殺初盈及楊食我食我初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錄滅初氏羊舌氏初叔何欲娶申公巫臣氏其丹止之曰甚美必有其惡懼不敢娶平公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不視之

集覽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呌者號者其聲皆不同以其所託者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集覽天塊噫氣其物篇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且見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而自

生則理然之體大矣
故遂以大塊爲名

龜山楊氏曰人之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且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

澄濁
求清
之義

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註解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精便是當廳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表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先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

程子
明
聖
未
之
意

若頭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裏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者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其為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總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
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
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
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
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重而言又有昏明
清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

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
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入
一己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
一也○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
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
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
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
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又曰韋陶鑒此所論寬而栗
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寬而栗等
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

所成。問氣質之性。曰。說說性時。便有此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經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問天理變易無窮。曰。一陰一陽。生生不息。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

也。三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乘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言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阻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氣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來來去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

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問所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智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美等善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又問氣之始以清無濁直美無惡濁者清

之變惡者美之變少其本清本美故曰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至今日則其雜也又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性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問氣稟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稟還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看得。○問理無不善則氣稟胡為有清濁之殊曰纔說著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此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污泥之器盛

之則濁不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粹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
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
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
指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汚濁處然其所稟亦
間有此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
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
曰然○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雖同稟氣不
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
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

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
而外不敏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全水內明日火外明
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
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
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
薄於他人如明皇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
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
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感了○問以
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
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入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問天地之氣當
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

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自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沈問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間以爲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不善而爲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全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

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其機發得善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面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

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應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大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異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此字未甚察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然道學之功大與李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

道學之功

言性之異

古只有許多聖賢如李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脩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孔子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一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其詳○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

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
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
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两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
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两
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
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
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
皆善○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不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
性其實只說得氣質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半善
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
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

門於聖

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
起於張程其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
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
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即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
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
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
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
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
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臣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

簡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魯子
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即
氣氣即性生之謂也蓋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
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
命形而上者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
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
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
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又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
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如碗盛水後人便以碗為
冰水却本清碗却有淨有不淨問生之謂性他這一句且是說稟
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即性他這且是說稟說性便是理氣便是

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問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
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曰
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
道此中最宜分別○程子云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
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
之殊者亦性之理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
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
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
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
於惡耳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常

如此只作合字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鵠突雖是鵠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得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汨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程子云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天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

也蓋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蘊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蕪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

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說性時則便時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

質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真情則可以爲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盡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儒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袞說了盡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陂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程子云皆

聖人之性而全其天

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其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性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其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而必

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間也須可以澄治曰也咸得此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寬闊

釋

寬音簡以中上面傾水從寬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問

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程子云此理天

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知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雜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着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云形而後有氣

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就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

矢集覽

陳子翁按宋鑑陳確沙縣人登進士甲科徽宗時為右正

露其情隱最所忌刻故得禍最酷後贈諡議大夫諡忠儒自號了翁所著有學荒集明皇友愛諸弟長於大被按唐鑑玄宗天性友愛朕睦兄弟與宋王成器中王成義薛王岐王幽王五人居禁中為長枕大衾五陸更處詩酒為樂為君則教其臣為父則教其子為夫則教其妻南宮靖一曰唐明皇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垂千年子婦朝奪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闕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趙書記按宋鑑趙普宋太祖時人掌書記故曰趙書記注見六十四卷惠山泉唐六主家傳水水撞其二惠山泉也之田錄唐李德裕喜惠山泉在京置驛鋪鋪水通有僧曰為相公通水脈京師一眼井與彼疎相通公取一甕維他水十瓶遣僧辦折僧之取二瓶按一統志惠山在常州府無錫縣西七里舊名九能山唐元徽間建寺於山下名慧山寺其中有泉石之勝張祐詩憚及宋蘇軾諸名公多有題咏

新刊性理大全第三十一卷

性理三

氣質之性命才附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在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問人之性其氣質有清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太豈物物而與之哉氣質之不同也雖其氣質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